



[舌尖人生]

煮一锅霜打的苏州青

□王太生

苏州青,在我们那地方,冬天最经典的吃法是苏州青烧牛肉。半碗牛肉,煮一锅霜打的苏州青。

先将绵烂的熟牛肉放进锅中煨,加糖、醋、酱油,然后同青菜烩,撒上青蒜末,味道好得没话说。

有些花,只肯陪人一时;有些菜,只能陪人一季。唯独苏州青,一年四季在光阴的田野上穿梭,只是在天冷的时候,菜叶由碧绿转成墨绿,菜梗越发青白。

不难想象,一棵菜与一座城市,背后有多少锦绣故事?一棵菜以一座城市命名,苏州青让人想到江南的风雅。

霜打万物的时候,一畦菜睡在一层厚厚的“棉絮”之下。苏州青的睡姿很美,袅娜的藕草,缠绕绿身玉脖。这时候,有人想到它,便用手去刨,刨去一层薄薄的霜,苏州青的翠绿显现出来,在雪地里青翠欲滴。

小时候,外婆做狮子头,用霜打的苏州青肥厚的叶子裹衬。粉嫩、圆润的狮子头,就像一个胖娃娃,躺在苏州青碧绿叶梗舒展开来的怀抱里,锅内翻动着形、神、气、韵,传来狮子头咕嘟咕嘟的鼾声。

一口锅,一棵青菜,一把小葱,这样的生活场景,类似于丰子恺的漫画风格。看似主人漫不经心,却充满随性的真实与温馨。

冬天,许多人在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,此时,来一碗用苏州青煮的饭或粥,内心陡然升腾起一股温暖。那是普通人家的寻常食物,不知慰藉了多少饥肠辘辘。

用苏州青煮粥,一边喝粥,一边翻书,不失为冬日风雅之事。苏州青的菜粥清香与书的油墨香,在寒夜里相遇。在菜香与粥香中,有草根布衣的舒坦。

有人可能一年不吃山珍海味,却不能不吃青菜。苏州青是百菜之菜。将宽大的叶梗掰开洗净,在开水里焯过,放在白果树砧板上,用张小泉菜刀剁碎,可以做包子馅儿,或佐餐时的小菜一碟。

上初中时,老师带我们到校办农场支农。正值寒冬,小河里的水结冰了,那个留守在农场的工友师傅,看到我们这群从城里来的娃娃,眼睛眯成一条缝。乡下没什么好吃的,他就用苏州青腌制菜末,淋上麻油,再熬上一大锅香喷喷的小米粥。

过了冬天,苏州青的身材在熏风中出落得亭亭玉立。这时候,苏州青嫩嫩的菜梗,便是一道春天的美食。再过些日子,苏州青开花了,开淡黄色的小花,苏州青改叫油菜,在田野上,斑斓成一幅画。

我认识一对种苏州青的老夫妇。他们挑担浇水,成天侍弄那一亩三分地,那些菜呀,苗呀,就像他们嗷嗷待哺的孩子。劳作的间隙,老公公一声不吭地坐在田埂上抽烟,老婆婆默不作声地陪坐在旁边。老两口就这样看着菜,菜也看着他们,他们仿佛是在地气氤氲的家园里含饴弄孙。

有时候,我会想起那件名叫翡翠白菜的稀世珍宝,说不定也有一棵凝聚着天地之气、日月之辉的翡翠青菜,藏在民间某个不起眼的角落?

[洛城笔记]

冬夜炒面摊

□胡跃东

前天,零点三十五分回到家属院,我直奔路口的炒面摊,心想,半个月没出摊了,不知今晚加班加到饥肠辘辘的我,能否得到满足?

太好了,路口真有炒面摊,路灯下孤零零地扎着一个推车,车上有两口炒锅。三十多岁的炒面小伙儿,既是老板又是大厨,在炉灶上炒面,搓锅很娴熟,灶口吐出黄红色的火舌,几分钟就炒好一份炒面。接过炒面的人匆匆离开,骑着电动车一溜烟儿没影了。

去年夏天的一天,和朋友一起喝酒到晚上十点多,突然感觉很饿。偶然经过新疆路上这个炒面摊,点了一小份炒面,原本只想吃几口,结果竟一口气吃光了。炒面里有绿豆芽,脆脆的,还有绿色的线椒粒,辣度刚刚好,面不咸,滋味还算鲜,我感觉这是我在洛阳城里吃过的最好的炒面了。

以往在家喝酒,菜吃得少,晚饭基本不吃,顶多喝小半碗玉米糝,到了晚上九点,胃里就开始咕噜咕噜地叫。发现炒面摊的美食后,不到九点,我就跟家人谎称外出买香烟,拉着小妞的手,一起坐到炒面摊的矮桌子边,交代老板不要放辣椒。小妞才吃一口,就连声说:“好吃,好吃,太好吃了!”

小伙儿炒面摊的生意越来越好,耐心的

食客宁愿排队等他的炒面,小伙儿的脖子上围着一条毛巾,额头出汗了就擦一下,一下子连炒十几份。小伙儿打开一瓶啤酒,对排队的人说:“不好意思哈,太渴了,让我喝点儿啤酒解解渴啊。”于是咕咚咕咚喝下半瓶啤酒,然后接着炒面,越炒越有劲儿。

半年过去,炒面摊的人手增加了,先是小伙儿的妈妈来帮忙配菜,后来他爸爸也来帮忙收碗,接着他老婆和他哥都来了,单灶换成了双灶。本来我对他哥的手艺心存怀疑,有次吃了他哥炒的面,和他炒的不相上下。

听小伙儿说,最近城管管得严,所以他半个月没出摊,现在连桌子也不让摆了。我说那不是要影响生意了?他说基本不影响,一份面就等几分钟,炒好打包带走,一晚上能卖一百多份。

付钱时,小伙儿说涨价一块钱,因为有人不愿意用塑料袋打包,于是他买了纸质圆形饭筒。我说,好吧,理解理解,祝你生意兴隆。

寒冬,深夜,有的人睡熟了,有的牛肉汤馆开始熬汤,这个炒面摊要营业到凌晨两点。小伙儿凭自己的手艺,在这个城市扎根。小老百姓演绎着城市动人的故事,让我心生一种朴素的敬意。



是谁在田野上,斑斓成一幅画 苗青 摄

[生活手记]

贺卡上的流年

□百合花开

刚进家门,十岁的女儿飞奔过来递给我一封信封,还神秘兮兮地对我说:“妈妈,等我回到房间你再看看哟!”

我打开信封,是一张贺卡,封面上有只可爱的小熊,里面写着女儿的祝福:妈妈,生日快乐!

贺卡!我有多久没收到过,没送过了……

我的第一张贺卡是送给语文老师的。她是刚从师范毕业的大学生,皮肤白白嫩嫩的,笑起来有两个好看的酒窝。我很喜欢上她的课。

为了赶在元旦之前买到心仪的贺卡送给老师,我求父亲带我到县城赶集。20世纪90年代的贺卡不外乎两种:一种单页的硬卡片,正面图案,背面空白,五毛钱一张;一种是对折的,封面漂亮,翻开可以写字,一块钱一张。

我中意的那张贺卡,封面上是白雪皑皑的背景,加上几个红灯笼,很好看。父亲起初不同意,觉得贵,但我一直拿着不肯松手。卖贺卡的阿姨说:“便宜一毛拿去把!”

回到家,轻轻打开贺卡,我在上面工整地写下:“敬爱的老师,我非常喜欢您,祝您新年快乐!”写好后,小心翼翼地把贺卡用信封装好。第二天,大课间,我溜到老师办公室偷偷放到她的桌子上……

上高中时,我收到了第一张贺卡,是同学送给我的新年礼物。贺卡几经辗转,早已不知去向,但贺卡上的诗我还记得:有雪无梅不精神,有雪无诗俗了人……

到了大学,赠送贺卡成为一种时尚。当时,我利用业余时间做家教有了一些积蓄,便不再满足于送那种普通的贺卡,而是送带音乐的,一打开就会响起动听的旋律。每每收到带音乐的贺卡,我都会兴奋好几天。

大学毕业后整理行李,几百张贺卡,装了满满一大箱子。帮我搬行李的老乡曾笑话我说,将来出嫁都可以当嫁妆了……

刚参加工作那几年还真是热闹,经常收到朋友们从天南地北寄来的贺卡。每每从收发室取回来一堆贺卡,我总会收获满心欢喜和感动。

后来成家了,随着女儿呱呱坠地,生活、工作中的琐事接踵而至,我那份寄贺卡的美好心思渐渐被淹没了,和朋友们的联系也渐渐少了。

这些年,偶尔会在邮箱里收到精美的电子贺卡,都是设定好的画面和语言,但再也没有当初那种快乐和激动。此刻,看着女儿送给我的贺卡,内心突然有了一种冲动:好想买一些贺卡,像过去那样用钢笔写下祝福,寄给久未联系的故人……